

星期日的早上，我六點就起床了。

雖然一夜在淺睡中輾轉，但起床時並不覺得累，只感到喉頭不時被淚水滿塞。每當眼淚不禁要溢出的時候，我便深呼吸，想排除那種酸脹的痛苦感。

七點，我走到店裡幫 Pony 煮了一碗蔬菜燕麥粥、切了一顆蘋果。昨晚她告訴我說，想在店裡跟我們一起吃早餐再去機場。

Eric 把行李上車、載著 Pony 到店裡來的時候，我在大窗前的桌上已擺好了餐具與食物，只是誰都沒有胃口好好吃那頓早餐。

我想起要讓 Pony 帶上飛機的食物竟忘了帶來，還放在家裡的冰箱，Eric 馬上起身說回去拿。我實在無法去動眼前的早餐，只忍不住站了起來，抱著坐在椅子上的 Pony 哭了又哭。

我跟 Pony 說：「媽媽很喜歡妳留在身邊跟我一起工作，但是我也很高興妳回去上課可以學到很多

東西。」

她還是像大一在羅德島與我分別的那天一樣，喃喃用英文安慰我說：「媽咪，Don't be sad.」

我一向對寒假有恐懼感，是貪心使我感到害怕。Pony 只能回來三個禮拜，時間過得比飛得還快。

她從下飛機的第二天起就開始跟我一起工作，又過幾天，Abby 也回家了。

姐姐有時來店裡的廚房跟我一起做菜，大部份時間在家洗衣、打掃、寫作跟準備自己下學期的工作。

在忙碌中，我有了一種錯覺，以為她們跟我這樣緊緊相依、每晚一起擠在床上說話大笑的日子，是可以一直過下去的。直到星期五的下午，我才驚覺，Pony 要搭星期日早上的班機回去了。

我想起她要回去，是因為那天她來廚房客客氣氣地問我說：「媽咪，如果下午我不來幫忙，你們忙得過來嗎？我想請爸爸載我去買點東西帶回學校。」

Pony 離開店裡去買東西之後，我呆在工作台前愣了好一會兒，然後我問負責外場的小錢說：「明天晚餐我們可以

營業嗎？」

小錢打開訂位表，睜著眼睛疑惑地反問我兩次：「明天晚上？明天晚上？妳確定？我已經接滿了訂位了啊！」

我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個難題，只能像個孩子那樣，完全無助地趴在工作台上大哭了起來，我說：「Pony要回去了，我想陪陪她！」

我低著頭無法停止地哭泣，馬上就聽到小錢對我說：「好好好，不開、不開。我一個個去打電話，看看他們願不願改時間，好不好？」

就這樣，星期六的下午，店裡提前在五點半打烊，我們一家好好地聚了一晚。然後，Pony 帶著行李再飛紐約，重回校園。

我沒有去機場送她，只記得她離開前抱著我的時候說：「媽咪，我五月就回來，我們可以再一起工作，我會好好幫妳做甜點。」然後她又說：「媽咪，加油，等我再回來的時候，妳說的那個夢一定會實現。」

我看著她上車、留著她的承諾與祝福，想著我們又要在地球的兩端各自努力。她作功課時，會打開 webcam 跟我

分享心得。

我還是覺得喉頭滿塞腫脹，隨時可以大哭一場，但同時安慰自己說：其實，什麼都沒有改變，除了那每天可以緊緊的擁抱變成了心中的想念之外，愛還是愛！